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八十回 演梨園繡闈慶生辰 開家宴留春獻祥瑞

卻說二月初五日乃方夫人四十整壽；又與小儒同庚，小儒的生辰卻在秋間。雲從龍即與王蘭等人商議，不若將小儒的生日併攏來，和方夫人合做雙壽。又議定：「本日總有外客親友，即讓小儒做了東道。隨後我們輪流的補做，日子又寬展，人又消閒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適值寶徵與朱姑蘭，寶焜同著甘潔玉均請了假期，於正月月中旬先後趕到南京，米與父母祝壽。前數日，甘露和賽珍小姐亦從山東回來。原來甘露去歲秋間護理本省臬篆，在年內即卸了事。因方夫人壽期，且不即回任，也請了假前來。方夫人見了甚為歡喜，難得兒媳雙雙，女兒女婿俱一齊回來。況且兒媳均有多年不見。今番姑蘭又帶著滬生同回，係初次見面。滬生又長得英奇韶秀，方夫人疼愛異常。寶徵、寶焜亦初見寶書，因他童年發達，莫不誇羨。寶森、寶書亦與兩位兄長怡怡敬愛。

方夫人回想少年時候即受丈夫封誥，直至一品夫人。如今兒婿皆已出仕，連兩個幼子總非白衣，又有長孫滬生。自己不過才四十歲的人，眼見富貴一門，兒孫成立。將來曾元繞膝，可以預卜，不覺喜形於色。即叫人將自己住屋後兩進打掃出來，安頓兒媳們居住。

陳仁壽也由江西差人回來，代兄嫂慶祝。冷朱兩處亦有人來。現在府裡頓添了上下數十餘人，更加熱鬧。

半月之前，兩邊收拾的十分整齊。園子裡到處俱張燈結綵，仍將留春館前搭了戲台：預備女客們起坐。正宅內由大門直至後進，均用五色彩篷遮蓋，下面全用一色大紅猩猩氈鋪地。綠野堂上設了壽堂。這邊男客們是請的王蘭，祝伯青、江漢槎、馮二郎四人接待。園子裡請的江素馨，洪靜儀、程婉容，祝瓊珍接待眾女客們。兩邊照應各務，仍係梅仙五官兩人。小儒早約定雲從龍和琴官，齡官在紅香院小飲。裡面方夫人是聶洛珠等人陪著。在正宅後一進內，亦叫了兩個小戲子去吹唱。內外佈置已定，早有各處紛紛來送壽禮。一遠路的甚至年內即送了過來。

到了初四日晚間，寶徵兄弟們在壽堂擺下酒筵，為父母預祝，兒媳更班進酒。隨後甘露與賽珍也上來進了酒，分著兩旁侍坐。一堂骨肉分外增歡，直飲至三鼓方止。

次早，合城文武各官由制台將軍以下皆親來祝壽，王蘭等人分頭迎送不絕。內里程婉容們亦在留春館款待著眾位夫人。少停，兩邊開鑼演戲。午筵散後，男女賓客始紛紛作辭。所有幾家世交至好，仍留著用了晚宴，忙至初更以後人方散盡。

王蘭等四人換了便衣，即齊到紅香院來；小儒尚在那裡傳杯痛飲，見王蘭等進來，便起身讓坐。王蘭道：「你們好樂呀！這裡又清閒、又自在，我們忙了一日，腿肚子總好挺直的了。小儒今兒是生日，也還罷了。在田也躲在此間，未免可惡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有苦衷，不能與你們分勞。合城的官，除卻制台將軍，其餘皆是我的舊屈，我若在外面，他們如何便於起坐？不然我亦理應在外陪客。今日卻偏勞你四人，我這裡親送一鍾，代諸君澆乏。」遂出席，各人敬了一杯。小儒也笑著與他四人把盞。二郎即在小儒對面坐下道：「我要鸞鸞腿兒！別的我倒不怎麼，就是這一日的衣冠將我束縛夠了。」王蘭，伯青、漢槎亦挨次坐下，又飲了兩巡酒，進了點飲食，各自回後歇息。

來日又補請了一天客，即是從龍等人輪班代小儒做壽。裡面程婉容為首，與眾位夫人請著方夫人在留春館飲酒聽戲。接著，巴氏等人也公請了一天。內外整整宴會十餘日。寶徵們因假期將滿，即料理起身，眾人又代他們送行。小儒待兒媳們已去，即檢點所來的親友，恐有未到之處，遭人見怪。

一日，與王蘭、二郎正在廳旁小書齋內查看往來的號冊，見琴官等六人穿得衣冠齊楚的進來，向小儒們請安。小儒不解何事，忙笑問道：「無故的忽然行起禮來，是什麼緣由？」琴官道：「我們自從由京中下來，蒙恩收留在府裡數年，甚為感戴，理應終身伺候，還報答不盡。無奈這唱戲的生計終非長策，年內我們即商量著大伙兒湊得若干，合本去做個小買賣，再能娶房家小，立下門戶。罷罷，為人在世一場，也有個收梢結果。去冬即買下幾名孩子們在班子裡，以補我們之數。內中惟有齡官兒他願意在陳大人府裡當差。玉兒日前已求過祝大人，在那邊府裡幫著小雁照料外務。我與蘭官，春官、鬆兒皆情願出去，總望眾位大人們格外成全。受恩之處，容來生犬馬再行報答。」

說著，又欲請安，被小儒拉住道：「你們既有志自立，我們豈有不成全之理！沒說你們還買下幾名孩子補數。只要他們能唱戲，不是一樣的麼？即是你們去了，唱不成戲，也無大不了的。但是你們自幼即賣入班子裡，現在去做什麼買賣？是你們按行的生業，怕的弄到後來，資本折完了，倒進退兩難。而且各立門戶，又要討房家小，談非容易。我想你們這幾年積蓄縱有無多，別要上了馬兒不得下騎呢。既然齡官，玉兒願在我與伯青這裡，他們兩人不須交代。卻代你等四人通盤打算下章程，在此我們府裡的閒屋不少，應辦的事件又多，那裡就安插不下你們。再將各府裡的大丫頭髮出幾名來給你等為妻，可知這麼一來，你們既可節省，又有安身之處，強似在外面另開生面。不過在府裡委屈你們些兒，不比出去散樂。你們自家想去，看可使得？」

王蘭、二郎兩人亦痛贊琴官們很有見識志氣，又道：「小儒想的章程甚善，你們就這麼好，休要三心兩意的錯定了主見。」琴官等人聞小儒仍肯收留他們在府內當差，又給丫頭們與他為妻，就是出去都不得這般順便。而且他們亦深知小儒們待下寬厚，也捨不得離這府中。起先恐小儒們不行，所以約齊了上來告辭，試探口氣如何，再作商量。今見眾人都肯收留，豈不歡喜！忙一齊近前拜謝，又回身領了那幾名新孩子進來叩見。

小儒見這幾個孩子卻也生得俊俏，便與王蘭、二郎計議，將班子裡仍選出六人為首，即不用改這六豔堂的名目。二郎道：「何妨把班內的孩子全數叫來，我們當面挑過呢！」琴官聽了，遂去將一班孩子們叫至，總齊集廳前。小儒著人請了從龍、伯青、漢槎過來，說知此事，無不稱好。便大家公議，挑選出內中大如意子、小如意子，兩人姓石，本是同胞兄弟；又挑出新來的方汝官、杜四官；與舊日的金鈴，玉寶等六人為班中領袖。先將琴官等四人移到半村亭內暫住。安排已定，琴官即帶著一班孩子退出，自去料理。

玉兒便搬向祝府中去了。小儒又叫人將齡官的物件搬到正廳旁廂一間屋內住下，即派他稽查府中雜務，並一切往來的檔冊。

過了一日，自然分派了琴官等四人的執事。又在眾位夫人房內挑了幾名大丫頭出來，與他們為妻，亦照府裡成雙的僕婦月費支給。從此琴官們有了安身之地，不須細說。

惟有齡官自派了稽查責任，他寸步都不離府中，小儒更加喜愛。此時已交四月，天氣日暖。這日，小儒早起，信步走從齡官房門外經過，聽裡面寂靜無聲，探身見齡官伏在桌上寫著什麼，便不禁走了進來。齡官見是小儒，忙攔下筆，起身垂手退在一旁。小儒笑吟吟的走近桌前，見齡官臨的一部玉煙堂法帖，筆畫甚為端正，笑道：「你倒有心用功學字，又寫的頗好，可羨，可羨！我見你逐日總坐在這間屋裡，足不出戶，別要悶出病來。閒著大可到園子裡逛逛去。可惜你而今在我府內，反不如以前我們見了面倒可談談笑笑，你也過於拘謹。沒見小雁，五官兩人，我們見著了皆隨便說話的。」說著，即在齡官的座位上坐了，又四顧無人，叫齡官也坐下，好說話兒。

齡官道：「你現在是我的主兒了，那見有主兒坐在這裡，我們不在旁侍立的。人家見了，也不成樣兒。」小儒便抬身扯了齡官在身旁一同坐下道：「你是願意在我府裡的，沒有人勉強著你。我又沒有擺出主人身分，你如今反和我生疏了，是何情理？」齡官原因小儒待他與眾不同，才情願在小儒府裡。又恐小儒要循現在主僕的名分，故而各事總依著規矩而行，以觀小儒的動靜。今番見小儒仍是待他往日的情形，好生歡喜，便笑溜了小儒一眼，道：「誰與你生疏？誰說你擺出主兒架子與我瞧的？到底你是主兒，我是下人，名分總不錯的。今兒雖蒙你給我體面，還同平日一般看待，我卻不敢放肆。別要鬧大意了，你一時翻轉臉來，裝腔做勢的放下主兒面孔，我倒沒意思。還是自己謹慎點兒好！」小儒笑著恨道：「你實情可惡，橫豎說起來總是你有理，我也懶得和你鬥

口。你可以不要同我鬧這些過節兒罷，今日特地來與你商議正經的。」說罷，便挪近一步，攜著齡官兒的手道：「我前日與伯青相商，紅香院後通著他園子裡那道耳門外，左邊本有屋子給看園的家丁們居住，右邊猶有地空著，意在把那些樹木伐去。尚可砌這麼十數間屋子，即將琴官們搬了進去，讓他們安頓家小，自由自在的。玉兒因與祝府相隔不遠，他也願意搬過去，同琴官們同住。你早晚亦有了家小，還是去與他們同住，還是在我這邊呢？因你有些黏牙，我不好專主，所以今日悄悄的過來問你一聲兒。」

齡官道：「我若肯和他們在一起兒，要在你府裡做什麼呢？此時是留下他們在園子裡住著，若前日搬了出去，難不成我也出去和他們同住麼？」小儒點首道：「你既不願過去，我即叫人將廳後西首五間大樓上下收拾出來，與你住罷。那裡本係堆置燈采物件的，明兒叫他們搬到後一進樓上去。你不過一房家小，再添兩名用人，有這十數間屋子也很夠你居住了。又相離外面甚近，便於稽查。」齡官道：「隨你怎麼調排，其實要這許多屋子何用！有那樓下五間就是了，何須將樓上的物件搬來搬去的？倒是有用不著的傢伙器皿借與我使著，待我隨後添置齊全，再來還你。餘外我總可將就得去，別要又惹你說我黏牙了。」

小儒道：「那也使得，我就叫人將樓下收拾著，你揀個日子好搬了過去。至於一切應用物件，還要你置辦麼？我久經代你安排停當，算我送你的一分賀禮罷。你的新洞房，我總吩咐裱糊得格外華美，可好麼？昨兒已與沈姨奶奶商議定了，即將他房內大丫頭五福許配了你。五福那孩子很為苗條，就是愛說幾句尖話兒，好在你的口頭子也還敵得住他，卻是天生就的一對好夫妻兒！」齡官笑了笑，正欲再說，忽聞房外有腳步聲音，忙起身走開。小儒亦站了起來，迎至外面，原來是管園子的家丁見小儒在此，便上前回道：「留春館前芍藥花兒全開齊了，內中有幾朵開的甚大，顏色又不同。今早柳五爺見著，即叫請了雲大人們過來賞玩。現今云六人們總在那裡，說是什麼吉兆，千載難逢的。又說此花叫什麼名字，小的卻未聽得清白。又叫來請爺趕快過去，還要到上頭回明太太們去呢。」小儒道：「那芍藥花每年總要開一次的，不過今年開得長大些，有什麼稀奇？他們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的。」齡官道：「若是比往年開的大些，亦係尋常之事，他們也不致說得這般鄭重。大約其中總有個原故，我們去見著就知道了。」小儒連稱有理，即著家丁先往上房稟報，便帶了齡官，由耳門走到留春館內，早見從龍等人都在欄杆上，指手划腳的在那裡議論。連琴官們都來了。小儒也走近欄前，果見芍藥田中一叢開了四朵比別的花枝高出尺許，方圓有冰盤般大，其色鮮紅欲滴，映著那日色尤覺可愛。花心總開得堆翻出來，每片瓣上有一抹嫩黃，湊成好似一道金圈，圍於花上。卻原來開的是四朵大紅金帶圍芍藥花。小儒見了，亦自稱奇：「此花輕易難得，真乃非常的吉兆。昔時揚州開了四朵金帶圍，即出了四位宰相。今日我們園內亦開著四朵，卻應在何人身上？」

從龍等人見小儒前來，即一齊舉手稱賀。小儒笑道：「這座園子非是我一人的，既有吉兆，人人皆有，何以獨向我稱賀？而且我們不止四人，花即開了四朵，尚未卜此兆應於何人！」王蘭道：「小儒直至今日，仍是拘泥不通，我也曉得園子是大家的，尚待你此時來說麼？須知我們久經乞退之人，已屬置身世外，難道此花還應在我輩身上麼？乃是他等一班小子的預兆，若開得一朵兩朵猶難猜度，偏生不多不少的四朵，你又有四子，分明應在寶徵們兄弟四人身上，不問可知。」

小儒聽說，口內雖。自謙遜，心裡卻暗暗歡喜：「果然我有四子，此花開了四朵。者香之說，並非無理。這麼看起來，寶徵們將來總要顯達的了。」從龍道：「有者香這番解說，小儒可以了然明白。既然這四朵金帶圍應著四位郎君，小儒當如何設宴慶賀，方不負此花獻瑞一場，又可請著我們賞玩。若係別樣祥瑞，我們理宜先代你賀喜；無奈是郎君們的吉兆，未免使我又羨又妒，必得你先請我們才合情理。」二郎點頭道：「在田所說甚為公允，在我，的意見，這麼異常的祥瑞，只有一宴而已，尚覺便宜了他。」

小儒笑道：「你們不過變著方法兒，叫我請你們吃酒賞花罷咧！若說這番祥瑞即應在徵兒們身上，我卻不敢自居。派我做個東道，倒不妨事。楚卿反說便宜了我，請問我討的什麼便宜呢？」伯青即插嘴道：「並非我幫著楚卿說話，實在是你討了便宜。這種天大的祥瑞，人家求之不得。我們若有四個兒子，也不用人說，早經預備酒席請人慶賞，還要唱戲酬神呢。在田不過叫你明兒請著我們，似這般便宜，那裡去買。你猶要扭難推諉，連我總要說你太吝嗇了。」

漢槎亦笑道：「你們不必爭論，任憑小儒怎麼推諉，他都請定了我們。誰叫他生了四個兒子，無論便宜不便宜，只好委曲他吃的虧苦罷！」說得眾人都笑了起來，均說：「子騫這番話說的直捷痛快，想小儒也沒有得辯白了。」眾人正說笑著，見方夫人房內兩名丫頭出外，因方夫人已得了信，知道小儒等人必在外面，先著丫頭們出來說聲。小儒等遂起身避開。

方夫人即邀著眾位夫人至留春館賞玩，見了此花莫不嘖嘖稱贊，都說是寶徵兄弟們的吉兆，齊向方夫人作賀。方夫人亦欣喜非凡。晚間，小儒回後，便商議著備酒請從龍等人。次日，即是方夫人相請眾位夫人在留春館內。

誰知這新聞早傳說出去，那些平時有往來的，便借著過來道賀，兼代賞玩。即從來一面不識的，也假名托故的跟了過來。小儒反忙著迎送不迭，又要賠茶貼酒。

過了兩日，合城皆知，甚至有人雖知金帶圍的名目，生平卻未見過此花，總爭著前來觀看。小儒便懶於接待，又因是件祥瑞的事，不好阻擋，爽性將園門大開，任人遊賞，惟多派家丁們在園中照料。直至芍藥花事已了，方才清閒。

小儒又央了五官繪出金帶圍的圖本，各處倩人題詠。又寫書通知寶徵、寶焜兩處。看官們可知這金帶圍的吉兆所應何事？恰恰應在陳小儒的四子身上。後來寶徵、寶妮兩人皆位列三台；寶森於下科亦中了鄉榜單人，便與寶書同赴春闈，兄弟雙雙均登詞館，亦先後做到各省封圻火吏。小儒與方夫人俱年過耄耋以外，夫妻偕老，五世同堂。沈蘭姑亦享遐齡。

雲江祝王馮程六家的公子，皆英年發達，又彼此互結婚姻。從龍等人各臻上壽。梅仙，五官與琴官們一千人生了後代，小儒即設法替他們立下籍貫，教子讀書成名，重光門戶。

陳小儒等各家，均世代科第不絕。真乃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劉先達，尤鼎、祝道生等人死的死，滅的滅，甚至玷辱門庭，萬人唾罵，不比小儒們居官清廉，立心寬厚。後人又能法守繩循，不墮祖德，所以簪纓累世，富貴一門。誠所謂：

我今寄語世間人，富貴功名漫認真。  
金玉傳家終可盡，祖宗遺德始能循。  
風前桃李雖多致，雪後梅花別有神。  
莫道彼蒼疏鑿察，善榮惡墮豈無因。